



追梦人:王兴行

### 怀揣梦想上路

我是一个小小的书摊主,从业十余年。从我的经历中能切实感受到阅读活动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境地和细微变化。读书是思想活动和心灵世界的高端写照,但在当今多元的社会环境下,日渐功利化。从世界末日的恐慌到莫言的获奖,人们似乎重新认识了读书的重要,却愈加显现出读书活动的功利性。我的书摊,以执着、纯粹的阅读精神,支撑着它的尊严,尽管在世俗的风雨中不断飘摇,却依然坚持着不低俗、不媚俗的底线,坚持着史学、文学、正版的特色。

走过了喜忧参半的2012年,我又怀揣梦想上路了。为真正的读书人服务,我乐此不疲。但愿因为我的努力,有更多的好书走近更多的读者。

追梦人:张岩

### 帮孩子们圆梦

我们是聊城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社会实践服务队,希望今年寒假尽最大努力帮助那些小朋友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们帮助的第一个圆梦者是六岁儿童陈思雨,小雨一直希望能亲手给劳累打工的父母做一顿家常饭,就在昨天她完成了她的梦想。



李晓东在照料婴儿。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追梦人:李晓东,首席月嫂

# 李晓东:拥有梦想势不可挡

## 【人物名片】

李晓东,1970年生,聊城人,一名普通的家政工作人员,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首席月嫂。

## 【新年梦想】

很多人因为价格高,请不起月嫂,还有的人因为没有时间,无法照顾孩子,如果聊城能有一个正规而平民价格的早教机构,让宝宝都能有正规的人员照顾,让家长不再因为照顾孩子而操心,就好了。

## 【我的奋斗】

今年已经43岁的我,其实以前并不是一位月嫂,2005年我才真正踏入这个行业,成为了月嫂,跟这个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5年以前,我做过很多工作,当过代课老师,在钢厂当过工人,还自己养过鸡,这个过程是辛苦的,但是也乐在其中,因为每月几千元的收入,在当时也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了。可是时间久了,我渐渐发现了其中的痛苦。为了要账,曾经大年三十都不能回家,大半夜的蹲在欠债人家门口,其实我心里也不想这样,可是不还账,就意味着我要关门,为了孩子和这个家,还得继续坚持。

终于有一天,我坚持不住了,放弃了养鸡,踏入了月嫂这个行业。月嫂这个职业在当时还是新兴产业,家人也支持我,虽然每月只有500元,可是我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的服务对象是天底下最天真无邪的宝宝。

刚开始,我在济南学习了半个月的月嫂服务知识,那时候经常早上学习完,晚上回到宿舍再看书,生怕忘记了哪些知识点。这个行业看似简单,可也是学无止境。有的时候孩子生病,我却束手无策,这个时候我最头疼了。所以在妈妈生产期间,凡是能接触到医

生,我都要请教很长时间,日子久了,连医院的医生也成了好朋友。现在的妈妈多是“80后”,有的还是“90后”,这些妈妈在我眼里都还是孩子,他们有的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有的还得上产后抑郁症,我的工作就多了一项任务,充当心理医生。好在,我非常喜欢聊天,喜欢沟通,想要当个好月嫂,性格开朗非常重要。

这八年来,我带过80多个宝宝,这80多个宝宝都像我自己的孩子,其实我都是当奶奶的人啦,可是因为工作太忙,却没时间照顾自己家的孩子。不过看着孩子们天真的笑容,看见他们快乐的成长,我也非常欣慰。这些年,我非常感谢我的客户们,他们都很信任我,我们已经成为了朋友,有的时候我会拍下这些宝宝的照片,休息的时候,翻开他们的照片看看这些可爱的小脸蛋,心里暖洋洋的。也许,这些孩子长大了,会忘记了曾经的我,但是我却永远记住了他们。这也是这个职业赋予我最大的收获。

## 【记者手记】

### 快乐工作的大姐

这是一位普通的家政人员,一位普通的母亲,一位普通的奶奶,却是一位快乐的大姐。她的笑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想想,每个婴儿看见了这样美丽的笑容,感受到了这样温暖的微笑,他们的成长里只有快乐,那么这也是最大的意义。

梦想听上去很大,可是只要脚踏实地,梦想有一天就会实现。正因为有了大大小小的梦想,我们的世界才充满了奇妙。

面向太阳就会是希望,勇敢成长就是种锋芒,相信梦想就是最好的信仰,指引我们向前不会彷徨,拥有梦想的人一定势不可挡。

本报记者 刘云菲

追梦人:老刘,环卫工

### 再苦再累

### 日子还得过下去

我是聊城人,今年快50了,年轻的时候在棉厂干活,那时候我手里捧着的可是很多人都很羡慕的铁饭碗,当时就想着好好干活,努力挣钱养家。

我在棉厂一干就是10多年,当时的工作主要是装车卸车,技术活我也不会,一开始的时候工资只有几块钱,到后来慢慢地涨到了100多,可过了没多久厂子就倒闭了。我们厂子倒闭的较早,那时候还没有给职工买养老保险。

下岗后,我在家闲了一阵子,由于没有手艺很多工厂都不愿意要我。在家里老闲着也不是办法,便想着出去学门手艺,一开始的时候干过土法造锅、勺子等厨房用具。我记得那时候把铝丝、易拉罐、烂勺子等铝制废弃物放进铁质容器里烧,化成铝水后倒进模具里,冷却后稍微打磨一下铝锅、铝勺子就做好了。

这门手艺看着简单可做起来也不容易,刚开始的时候没少被溅出的铝汁烫伤,有时候冷却时间不够长很多东西就得重新烧制。靠着这门手艺我也赚了一些钱,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低,土法造这些东西已经不时兴了,一些用机器制造的厨房用具越来越受欢迎,我们制做的这些看上去比较笨重的东西慢慢地被淘汰了。

放弃土法造厨具后,我曾经跟着一个包工头朋友干建筑活,由于原来没干过,最开始的时候只能给别的瓦工递砖头。时间长了,自己也跟着别的师傅学习木工、瓦工等技巧,现在聊城一些老楼房还是当初我们盖的。

也许是我该不该从事建筑这个行当,2003年的夏天,我正在工地上干活,当我沿着架子移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踩空了,直接从3楼摔了下去,右腿当时就骨折了。那次骨折我整整在床上躺了将近半年时间,从那以后我就没法再干重活。

伤好了以后我也尝试着找一些工作,可很多单位都因为我没一技之长不愿意要我,在那两年多时间里我蹬过三轮车,当过保安,还卖过一段时间菜,由于我的腿不行,最终都没有干下去。

后来经别人介绍,干起了环卫工,虽然每天都在大街上打扫卫生,但我这条腿还能受得了。环卫工的确是苦差事,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干活,一条路一天要来回扫上好几次,到了节假日或周末活就更重了,一年下来难得有休息的时候。环卫工这活,平时还好一些,到了冬天冷得让人受不了,夏天热的时候还经常中暑。

累点、苦点其实对我来说没什么,日子还得一天一天过下去,让我们最闹心的就是工资太低。我记得2010年夏天的时候,工资还是500块钱一个月,一直到了当年9月份才给我们涨了100块。

2011年2月份的时候,聊城最低工资标准涨到了800块钱,我们一直到了当年10月底才涨到了800块。每次市里涨工资我们都晚上一段时间。我去年从电视上看到,3月份的时候聊城最低工资标准涨到了950块钱,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动静。现在什么东西都在涨,就是工资不涨,一个月800块钱才能勉强维持生活。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不给买养老保险,环卫处有规定,只有工作10年以上的才给买养老保险,我还得干上好几年才能享受这待遇。

本报记者 张召旭